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二百三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錄監生臣顧永涵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三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文藝下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雅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

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橈州縣肅然為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禄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

郎苦風痺去官客隐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為應大歷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緜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令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奬士類

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為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賛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為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廵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廵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

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雎陽引幽朔以呑河南故御史
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
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
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
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雎
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
彊出奇無窮殺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雎陽取江
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

病摧鋒陷堅三軍嗷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橈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為國者録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録而用棄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禄山背徳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

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
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
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陜鄏一戰
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
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
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

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名王河陽書而諱之廵蒼黄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令廵予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廵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為厲有所歸則不為災廵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廵游哀廵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禄也若不時紀録

月日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歷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紓自有傳

覯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覯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

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

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荆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為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

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閬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
外迫軍旅内勞賔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
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
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
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
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
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
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

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勲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眞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為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為義士所訾

興元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紓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

監大歷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令將變而之治宜建巖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士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録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

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禠衰絰又再朞懼終不免陰走
沿魏慶緒遁保西城捜脅儒者為己用以兵廹臣遂陷
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
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絶不得
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
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
上言與王伷偕名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伷侍御史臣
為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

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輿人傷
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進平格以
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譟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
懼也因薦户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
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儆謂柳載曰說事
賊為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為奴婢不可計
得宥死而無厚顔乃崇第産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
乎建中三年遂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冤為草

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為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絶補崇文校書郎縣比部郎中為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為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為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

桂州長史復為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逆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

秋課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
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
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為太原掌
書記名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温
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
凡再朞不遷罷為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
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
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

等自無過訖不能傅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廬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

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為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為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為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

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歷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輙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戸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名見禁中帝有所作輙使賡和異日問

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戸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

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滓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

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衮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賔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隠潘湖往見衮衮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

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秬字降之亦工為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勲郎中棄官隠吳中詔名之既在道秬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秬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恥之會澤

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為辨質本之偽本終得罪其子稹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為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為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

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為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賔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

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曰者張太尉猷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知慮絶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踣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

日主上以澤潞為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残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摶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絶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寛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

無遺功諸侯㕘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皃横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肩嗣矣足下茍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

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之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誡子孫所不祖生為膺愎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

度東討而韓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㴸蔡諸將而以三期紿賊令辯士持尺書刼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横斜少選黄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

在氣黄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閲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竒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戸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曰今縁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

還都受錢脫有冦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令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為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為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為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

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為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郾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為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户參軍卒初柳

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為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

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竒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廵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

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

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

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

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

兆尹盧弘止表為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

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為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

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劒南東川辟判官檢校

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

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温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為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

出為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
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緜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
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為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
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
大順初以司勲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
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為舍
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
将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徳敢受令公拜乎

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為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奬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為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横猾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睅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

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滑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㢉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畲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吏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敓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梨山歲祀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名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名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稾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刦遷融不克從去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

承旨卒官

唐書卷二百三

唐書卷二百三考證

李賀傳卒年二十七○舊書作二十四

唐書卷二百三考證

唐書卷二百四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

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撰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玆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歷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歷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

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爲令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絶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

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歷代戊寅歷候者推最密自秘閣郎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諺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歷者惟傅仁均

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仕隋為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

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堋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鍼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黄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

慈藏使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胥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叅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胥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黄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摧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胥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

令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兾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

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為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

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巂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

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

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為虞𢡟令高宗置一鼠于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晝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禄矣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為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

衣去懔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懔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懔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没入掖廷裴光庭當國懔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君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為萬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

海内寖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遂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覩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没為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

晃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晃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雖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晃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撈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智系本琅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毋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

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

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
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爲觀俾居之璽詔
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
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
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
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
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
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

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大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為道士善天步律歷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為道士帝為築觀九嵕山號曰紫府拜頤大中大夫往

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猒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眞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為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為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

巳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測之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

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為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為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為二符剚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閤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為言至為武后作猒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

四年為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為言崇儼役鬼勞苦為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子珪為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謐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以獻甫為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

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為卿猒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内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

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歷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

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

而後嗣損顧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慼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為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

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

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蔓代之乃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為神時有浮屠泓者黄州人

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葬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為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它肉無益也說子

皆汙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閒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絶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

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眞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

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眞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禄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為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為浮屠至長安因九僊公主得召見温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頴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鬬草為人騎馳走楊

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幞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

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奩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

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
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
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
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
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
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
道茂齎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
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

名署其右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
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己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
衿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
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
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
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
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千鈞埋其
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

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唐書卷二百四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李淳風傳子諺○舊書作子諺

袁天綱傳仕隋為鹽官令○舊書大業中為資官令

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云云○舊書作靖思賢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